



列傳第十

北史二十二

長孫嵩

五世孫儉
儉子平

長孫道生

玄孫幼
從弟紹遠

兕兕子熾
紹遠子覽

熾弟晟

長孫肥

長孫嵩代人也父仁昭成時為南部大人嵩寬雅有器度
昭成賜名焉年十四代父統事昭成末年諸部乖亂苻堅
使劉庫仁攝國事嵩與元他等率部眾歸之劉顯之謀難
也嵩率舊人及庶師七百餘家叛顯走將至五原時寔君
之子渥亦聚眾自立嵩欲歸之見于烏渥稱逆父之子勸
嵩歸道武嵩未決烏渥迴其牛首嵩僂俛從之見道武于

二漢亭道武以為南部大人累著軍功後從征中山除冀州刺史賜爵鉅鹿公歷侍中司徒相州刺史封南平公所
在著稱明元即位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
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晉將劉裕之
伐姚泓明元假嵩節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緣河北岸
列軍次於畔城軍頗失利詔假裕道裕於舟中望嵩麾蓋
遺以酃酒及江南食物嵩皆送京師詔嵩厚答之又救簡
精兵為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銳南出彭沛如不時過
但引軍隨之彼至嶠陝間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衆力
疲弊比及秋月徐乃棄之則裕首可不戰而縣於是叔孫

建等尋河趣洛遂入關嵩與建等自城臯南濟晉諸屯戍
皆望塵奔潰裕剋長安嵩乃班師明元寢疾問後事於嵩
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天所命
也請立乃定策詔太武臨朝監國嵩為左輔太武即位進
爵北平王司州中正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何先嵩與
平陽王長孫幹司空奚斤等曰赫連土居未能為患蠕蠕
世為邊害宜先討大檀及則取其畜產足以富國不及則
校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以充軍實亦愈於破一小
國大常崔浩曰大檀遷徙鳥逝疾追則不足經久大衆則
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其刑政殘害人神所

棄宜先討之尚書劉絜武京侯安原請先平馮跋帝默然
遂西巡狩後聞屈丐死關中大亂議欲征之嵩等曰彼若
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而寇危道也帝乃問幽微
於天師寇謙之勸行杜超之贊成崔浩又言西伐利嵩等
言諫不可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污使武士頓辱尋遷太尉
久之加柱國大將軍自是輦駕征伐嵩以元老多留鎮京
師坐朝堂平斷刑獄薨年八十諡曰宣王後孝文追錄先
朝功臣以嵩配饗廟庭子頽善騎射彎弓二百斤襲爵加
侍中征南大將軍有罪黜為戍兵後復爵薨諡曰安王子
敷字孝友位北鎮都將坐贖貨降為公孝文時自諡先世

勲重復其王爵薨諡簡王子道字念僧襲爵久之隋例降
為公位左衛將軍卒諡慎子悅襲爵建義初復本王爵尋
降為公位光祿少卿卒贈司空嵩五世孫儉仕周知名
儉本名慶明曾祖地汾安東將軍臨川公祖酌恒州刺史
父穢真外散騎侍郎早卒儉方正有操行神彩嚴肅雖在
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與
相見太昌中邊方騷動儉初假東夏州防城大都督從尔
朱天光破宿勤明達等以功賜爵索盧侯周文臨夏州以
為錄事參軍事深敬器之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涼凡
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從平侯莫陳悅留儉為秦州長史

防城大都督委以後事別封信都縣伯渭州刺史可朱渾
元奔東魏後河渭間人情離阻刺史李弼令儉權鎮渭州
儉將十餘騎冒難赴之復隨機安撫羌胡悅服轉夏州刺
史甚得人和時西夏州仍未內屬而東魏遣許和爲刺史
儉以信義招之和乃歸附即以儉爲西夏州刺史總統三
夏州諸軍事荆襄初附周文表授儉都督三荆等十二州
諸軍事荆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爲
百姓所訟推按獲實儉即大集僚屬遂於聽事前引已過
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
書勞之周文又與儉書曰近聞公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

二十用肅羣下聞之嘉歎良久不可言儉清正率下兼懷
仁恕有竊盜者原情得實誨而放之荆蠻舊俗少不敬長
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邊境無虞
人安其業吏人表請爲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之
吏人又以儉秩滿恐有代至詣闕乞留儉朝廷嘉而許之
在州遂歷七載徵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常與羣公
侍坐及退周文謂左右曰此人閑雅孤每與語常肅然畏
敬恐有所失他日周文謂儉曰名實須相稱尚書志安貧
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後除東南
道行臺僕射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時梁岳陽

王肅登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荊州儉於聽事列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使容貌魁偉音聲如鍾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答問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叙梁國喪亂朝廷招攬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口吾所不能測也魏廢帝二年授東南道大都督荆襄等三十三州鎮防諸軍事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隣睦內懷異計儉密啓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儉陳謀周文深然之乃命還州密爲之備尋令柱國于謹伐江陵事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遂令儉鎮江陵進爵昌寧郡公後移鎮荊州授摠管荆襄等五十

二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及周閔帝初趙貴等將圖晉公護儉長子僧衍預其謀坐死護乃徵儉拜小冢宰保定四年拜柱國朝議以儉操行清白勲績隆重乃下詔褒美之兼賜以雜綵粟麥以彰其美天和初轉陝州摠管七州諸軍事陝州刺史儉嘗詣闕奏事時大雪雪中待報自日達暮竟無惰容其謹愨若此以疾還京詔以儉舊居狹隘賜甲第一區後薨於夏州摠管臨終遺令斂以時服素車載柩不設儀仗親友贈祿一無所受諸子竝奉行之又遺啓請葬周文帝陵側并以所賜宅還官詔皆從之贈本官加涼瓜等十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追封鄜國公諡曰文荊州

人儀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詣闕請爲儉立廟樹碑詔許之建德元年詔曰故柱國鄆國公儉臨終審正爰吐德音以所居之宅本因上賜制度宏麗非諸子所居請以還官更遷他所昔叔敷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曩哲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策外給夫追善念功先王令典豈得遂其謙挹致乖懲勸令以本宅還其妻子俾清風遠播無替聿脩次子隆位司金中大夫從長潮公元定伐陳沒江南卒隆弟平最知名

平字處均美容儀有器幹頗覽書記爲周衛王侍讀時武帝逼於宇文護與衛王誅誅之王常使平通意於帝護誅

拜開府儀同三司宣帝時東京官屬以平爲少司寇與宗伯趙芳分掌六府隋文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及爲丞相恩禮彌厚時賀若弼鎮壽陽帝恐其懷貳遣平代之爲揚州總管賜爵襄陽公弼果不從平麾壯士執弼送京師隋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人閒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帝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後轉工部尚書名曰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爲憤憤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

之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因敕羣臣誹謗之
罪勿復以聞後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
請援上遣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平至陳利害遂各解兵
可汗贈平馬二百疋還進所得馬上盡以賜之夫幾遇譴
以尚書檢校汴州事尋除汴州刺史後歷許貝二州俱有
善政鄴都俗薄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庭以平為相州刺
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坐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
鍪甲象上怒免之俄而上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
拜太常卿吏部尚書卒官諡曰康子師孝性輕狡好利數
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吊平以師孝為勃海郡主簿
屬大業之季恣行貪濁一郡苦之後為王世充所害

長孫道生高從子也忠厚廉謹道武愛其慎重使掌機密
與賀正等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明元即位除南統將
兼冀州刺史後取人美女以獻明元切責之以舊臣不加
罪黜大武即位進爵汝陰公遷廷尉卿從征蠕蠕與尉眷
等率衆出白黑兩漢閒大捷而還大武征赫連昌道生與
司徒長孫翰宗正娥清為前驅遂平其國昌弟定走保平
涼宋遣將到彦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詔道生與丹楊
王大之屯河上以禦之遂誘宋將檀道濟邀其前後追至
歷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薨年八十二贈太

尉論曰靖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脩繕起堂廡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強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毀其宅太武世所在著績每建大議多合時機為將有權略善待士眾帝命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及年老頗惑其妻孟氏以此見譏與從父嵩俱為三公當世以為榮子旻位少卿早卒旻子觀少以壯勇知名後龍襲祖爵上黨王時異姓諸王龍襲爵多降為公帝以其祖道生佐命先朝故特不降以征西大將軍假司

空督河西七鎮諸軍討吐谷渾部師於寅道藏焚其所居城邑而還孝文初拜殿中尚書侍中吐谷渾又侵逼復假司空討降之後為征南大將軍薨諡曰定葬禮依其祖靖王故事陪葬雲中金陵

子異歸六歲龍襲降為公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幼字承業承業聰敏有才藝虛心愛士為前將軍從孝文南討宣武時為揚州刺史假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梁將裴邃盧鴻龍襲據壽春承業諸子驍果邃頗難之號曰鐵小兒詔河間王琛摠眾援之琛欲決戰承業以兩父更須持重琛弗從遂戰為賊所乘承業後殿初承業既摠強兵

久不決戰議者疑有異圖朝廷重遣河間王琛及臨淮王
或尚書李憲等三都督外聲助承業內實防之會鮮于脩
禮及於中山以承業為大都督北討尋以本使達鄴城詔
承業解行臺罷大使遣河間王琛為大都督鄴道元為行
臺承業遣子子裕奉表稱與琛同在淮南俱當國難琛敗
臣全遂生私隙且臨機奪帥非策所長書奏不納琛與承
業前到呼沱承業未欲戰而琛不從行達五鹿為脩禮邀
擊琛不赴之賊搃至遂大敗承業與琛竝除名尋而正平
郡蜀反復假承業鎮西將軍討蜀都督頻戰有功除平東
將軍復本爵後除尚書右僕射未幾離州刺史蕭寶寅據
州反復以承業為行臺討之承業時背疽未愈靈太后勞
之曰卿疹源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承業荅曰死
而有已敢不自力時子彥亦患脚痺扶杖入辭尚書僕射
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為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
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時薛鳳賢反於正平薛脩義
屯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承業
乃據河東時有詔廢鹽池稅承業上表曰鹽池天資賁賄貨
密邇京畿唯須寶寅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
竭然異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
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

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疋也便是移異定二州置於畿甸
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仰違嚴旨而先討關賊徑解河
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口
命濟贍理絕天助大魏茲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
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為物而競利恐由利而亂
俗也況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
之資此皆出人私財奪人膂力豈是願言事不獲已臣輒
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敕及雒州平除
雒州刺史孝莊初封上黨王尋改馮翊王後降為郡公遷
司徒公加侍中兼尚書令大行臺仍鎮長安節閔立遷太
尉公錄尚書事及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謀誅尔朱
使承業入洛啓節閔誅世隆兄弟之意孝武初轉太傅以
定策功更封開國子承業表請迴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
超次子憚初承業生而母亡為洪超母所撫養是以求讓
許之武帝入關承業時鎮武牢亦隨赴長安位太師錄尚
書事封上黨王大統元年薨贈假黃鉞大丞相都督三十
州諸軍事雒州刺史諡曰文宣承業少輕俠鬪雞走馬力
爭殺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因以後妻羅
前夫女呂氏妻興德兄興恩以報之羅年大承業十餘歲
酷妬忌承業雅相敬愛無姬妾童侍之中在承業左右嫌

疑致死者乃有數四前妻張氏二子子彦子裕羅生三子
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雄武子彦本名雋有膂力以累從
父征討功封槐里縣子孝武帝與齊神武構隙加子彦中
軍大都督行臺僕射鎮恒農以為心膂及從帝入關封高
平郡公位儀同三司以從征寶泰戰沙苑功加開府侍中
及東復舊京以子彦兼尚書令行司州牧留鎮洛陽後以
不利班師大統七年拜太子太傅子彦少常墜馬折臂肘
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為
踰於關羽末年石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為惡疾子
彦曰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吾其死矣嘗聞惡疾

蝮蛇螫之不痛試為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蛇
以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文帝聞之慟哭曰失我良
將贈雍州刺史子裕位衛尉少卿啓措況階十七級為子
義貞求官除左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又以父勲封平原
縣伯

義貞弟兕字君汗性機辯強記博聞雅重賓游尤善談論
從魏孝武西遷別封鄴縣侯周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歷熊絳二州刺史竝有能名襲爵平原縣公
卒子熾嗣

熾字仲光性敏慧美姿容頗涉羣書兼長武藝建德初周

武帝崇尚道法求學兼經史者為通道館學士熾應其選
隋文帝作相自御正上士擢為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大都
督封陽平縣子遷稍伯下大夫以平王謙拜儀同三司及
帝受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宮即授內史舍人上儀同三司
攝東宮右庶子出入兩宮甚被委遇累遷太常少卿改封
饒陽縣子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改授吏部侍郎大業中歷
位大理卿戶部尚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熾擊之追至青海
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六年帝幸江都宮留熾東都居守
攝左候衛將軍卒官謚曰靜子安世通事謁者熾弟晟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趨捷過人年十八

仕周為司衛上士初未知名唯隋文帝一見深異焉謂曰
長孫武藝逸羣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邪及突厥攝
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妻之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
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
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之獨愛晟每共游獵
留之竟歲嘗有二鵬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
之晟馳往遇鵬相獵遂一發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
人皆相親友異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
尤得衆心焉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獵
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還拜奉車都尉開皇

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懼脩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垣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亂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

唯強是與未有

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豐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敬敬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旣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奚丹等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號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

成天九三官百
貴到維同句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賴元甫

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迴兵
 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涼州
 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為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
 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恥且攝圖之
 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衆所崇阿波不利為國
 生辱攝圖必當因此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
 阿波使至晟又謂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
 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為強此萬全之計豈若
 畏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後
 從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碩
 闐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
 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與
 攝圖相攻河波頻勝其勢益強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
 請改姓乞為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盧慶則使于攝圖
 賜公主姓為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
 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
 賀敷為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柰何不敬婦公攝圖笑
 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乃拜受詔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
 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
 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為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

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當取之以獻時召文武議焉樂安公元諧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季充請生將入朝顯戮而示百姓上問晟晟曰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虜羅侯死遣晟往吊仍齎陳國所獻寶器以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脩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還以狀奏遣晟索欽雍閭欲勿與謬曰宮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

蘇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閭執遂迦等竝以付晟使還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蕃泣殺大義公主雍閭又表請督僉議將許之晟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誓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深干必又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深干者虜羅侯之子素有誠款于今兩世臣前與相見亦乞通誓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深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深干遣使隨晟來逆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深干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

打字是朝報
中字樣

是成失看

從收向末
勝着然終
是效若之

之亟來抄略深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
備十九年深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
摠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懼復共達頭同
盟合力掩龍表深干大戰于大長城下深干敗績其兄弟子
姪盡見殺而部落亡散深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
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
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
必相存濟晟知懷貳乃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深
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然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
遠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

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深干大懼謂其眾曰追兵已
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眾自將染
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晟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
晟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
數百里天猶霽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
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尋以深干為意彌且啓人可
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為兩朋啓人曰臣
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箭六
發皆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白公善彈為我
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資晟獨居多尋

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虜深干安義公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晟又奏深干部落歸者既衆雖在長城內猶被羅閭抄略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斬令虜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竝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爲部下所殺晟因奏曰賊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竝來降請遣深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爲秦州行軍總管取贖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遣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言聲謂爲霹靂覓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揚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送深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逢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

擊走之賊衆多降晟又教深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携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深干安置于積口事畢入朝遇文帝崩匿喪未發煬帝引晟於大行前委以內衙宿衛知門禁事即日拜左領軍將軍遇楊諒作逆敕以本官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略之晟辭以子行布在逆地帝曰公終不以兒害義其勿辭也於是馳遣赴相州諒破追還轉武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深干驚懼先遣晟往喻旨稱達帝意深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深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深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洒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深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落爭放効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餘步塞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益喜焉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爲右驍衛將軍五年卒年五十八帝悼惜之後突厥

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音計
務立功名性至孝居處毀瘠爲朝士所稱大唐貞觀中追
贈司空上柱國諡曰獻少子無忌嗣其長子行布亦多謀
略有父風起家漢王諒庫直後遇諒并州起逆率衆南拒
官軍留行布守城遂與豆盧毓閉門拒守諒城陷遇害次
子恒安以兄功授鷹揚郎將

紹遠字師少名仁寬容有大度雅好墳籍聰慧過人父承
業作牧壽春時紹遠年十三承業管記有王碩者文學士
也聞紹遠強記遂白承業求驗之承業命試之碩乃試以
禮記月令於是紹遠讀數紙纔一徧誦之若流碩歎服之

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以別將討平河東蜀薛封東阿縣
伯魏孝武西遷紹遠隨承業奔赴以功別封文安縣子大
統二年除太常卿遷中書令仍襲父爵後例降爲公改馮
翊郡恭帝二年累遷錄尚書事周文每謂羣臣曰長孫公
任使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寇何足多也其容止堂堂
足爲當今模楷六官建拜大司樂周閔踐祚復封上黨郡
公初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唯黃鍾不調每恒
恨之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宮
調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諧乃啓明帝曰魏氏來宅秦雖雖
祖述樂章然黃鍾爲君天子之正位往經創造歷稔無成

方知水行將季木運伊始天命有歸靈樂自降此蓋乾坤
祐助宗廟致感方當降物和神祚隆萬世詔曰朕以菲薄
何德可以當之此蓋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達鑒所致也
俄改授禮部中大夫時猶因魏氏舊樂未遑更造但去小
呂加大呂而已紹遠上疏陳雅樂詔竝行之紹遠所奏樂
以八為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為昔者大舜欲聞
七始下泊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為正調之首
詔與紹遠詳議正曰天子用八非無典故縣而不擊未聞
厥理且黃鍾為天大呂為地太蕤為人今縣黃鍾而擊太
蕤便是虛天位專用人矣紹遠曰夫天不言四時行焉地
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和之氣居變通之道今縣黃鍾而
擊太蕤是天子端拱羣司奉職從此而議何往不可正曰
案呂氏春秋曰楚之衰也為作巫音齊之衰也為作大呂
且大呂以下七鍾皆是林鍾之調何得稱為十一月調專
用六月之均便是欲迎仲冬猶行季夏以此而奏深非至
理紹遠曰卿之所言似欲求勝若窮理盡性自伐更深何
者案周禮祀天樂云黃鍾為宮大呂為角此則大呂之用
苑而成章雖知引呂氏之小文不覺失周公之大禮且今
縣大呂則有黃鍾林鍾二均乃備春夏則奏林鍾秋冬則
奏黃鍾作黃鍾不擊大呂作林鍾不擊黃鍾此所謂左之

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而鄉不縣大呂止有黃鍾一宮便是季夏之時仍作仲冬之調以此爲至理無乃不可乎然周禮又云乃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之正月祀感帝於南郊又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依如正禮竝用仲冬之調又曰奏大蕤歌應鍾以祭地祇謂神州及社稷以春秋二仲依如正禮唯奏孟春之宮自外四望山川先妣先祖竝各周宮不依月變略舉大綱則三隅可反然則還相爲宮雖有其義引禮取證乃不月別變宮且黃鍾爲君則陽之正位若隨時變易是君無定體而鄉用林鍾以爲正調便是君

臣易位陰陽相反正之名器將何取焉正曰今用林鍾爲黃鍾者實得相生之義既清且韻妙合具體然八音平濁何足可稱紹遠曰天者陽位故其音平而濁濁則君聲地者陰位故其音急而清清則臣調然急清者於體易絕平濁者在義可久可久可大王者之基至於鄭衛新聲非不清韻若欲施之聖世吾所不取也於是遂定以八爲數焉尋拜京兆尹歷少保小司空出爲河州刺史河右戎落向化日近同姓婚姻因以成俗紹遠導之以禮大革弊風政存簡恕百姓悅服入爲小宗伯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八縣七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爲調

首紹遠奏云天子縣八百王共軌下逮周武甫脩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鍾爲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臣案周禮奏黃鍾歌大呂此則先聖之弘範不易之明證願勿輕變古典趣改樂章帝默然久之曰朕欲廢八縣七者所望體本求直豈苟易名當更思其義後竟行七音屬紹遠遘疾未獲面陳慮有可遽捐樂器乃與樂部齊樹書曰伏聞朝廷前議而欲廢八縣七然則天子縣八有自來矣古先聖殊塗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順守專用干戈事乖揖讓反求經義是用七音蓋非萬代不易之典其縣八筍簴不得毀之宜待吾疾瘳當別奏聞此後紹遠疾篤乃命其子覽曰夫黃鍾者天子之宮大呂者皇后之位今廢黃鍾之位是祿去王室若用林鍾爲首是政出私門將恐八百之祚不得同姬周之永也吾既爲人臣義無寢默必與疾固爭闕庭後疾甚乃上遺表曰謹案春秋隱公傳云天子用八周禮云天子縣二八倕氏之鍾十六母句氏之磬十六漢成帝獲古磬十六周禮圖縣十六此數事者照爛典章揚摧而言足爲龜鏡伏惟陛下受圖蒼帝接統玄精秦漢以還獨爲稱首至如周武有事干戈臣獨鄙之而況陛下以臣自揣餘息匪夕伊朝伏願珍御萬機不勞改八從七帝省表涕零重贈柱國大將軍論

曰獻號樂祖配饗廟庭子覽嗣

覽字休因性弘雅有器度喜愠不形於色略涉書記尤曉
鍾律周明帝時為大都督明帝以覽性質淳和堪為師表
使事魯公甚見親善及魯公即位是為武帝超拜車騎大
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氣雄壯凡所宣
傳百寮屬目帝每嘉嘆之覽初名善帝謂曰朕以萬機委
卿先覽遂賜名焉及誅宇文護以功進封薛國公累遷小
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公武帝崩受遺輔政宣帝時位上
柱國大司徒歷同涇二州刺史隋文帝為文
不轉宜州刺
史開皇二年將有事於江南徵為東南道行軍元帥統

兼管出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且

乘豐滅之監軍高頴以禮不伐喪乃還文帝命覽

德王揚雄上元元年左僕射高頴右衛大將軍

慶則吳

即與言被

無所問朕亦知公至誠侍太子

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

為妃後為涇州刺史卒官子洪嗣位宋

涇臨二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澄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瑒之見而奇之遂以女妻焉十

四從父承業征討有智謀勇冠諸將以功封西華縣侯及
長容貌魁岸風儀溫雅魏大統中歷位豫渭二州刺史以
軍功別封永寧縣伯尋進覆津縣侯魏文帝與周文及羣
公宴從容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君宜各引孝經之要
言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次云匡救其
惡既出西閣周文深嘆澄之合機而譴其次答者周孝閔
帝踐阼拜大將軍進爵義門郡公出爲玉壁總管頗有威
於鎮贈柱國諡曰簡自喪初至及葬明帝三臨之典
大夫宇文容諫曰君臨臣喪自有節制今乘輿屢降
與禮帝不從其爲上所追惜如此子嶸嗣旣第禮少

以父任爲散騎侍郎與襄城公盧普元等內侍恭敏有才
志太武寵信之曰其父親近吾祖子在我左右不亦宜乎
長孫肥代人也昭成時年十三以選內侍少有雅度果毅
少言道武之在獨孤及賀蘭部常侍從禦侮左右帝深信
仗之登國初與莫題等俱爲大將屢有軍功後從平中山
以功賜爵琅邪公遷衛尉卿改爵盧鄉時中山太守仇儒
不樂內徙亡匿趙郡推趙淮爲主妄造祿言云燕東傾趙
當續欲知其名淮水不足淮喜而從之自號鉅鹿公儒爲
長史據關城連引丁零殺害長吏肥討破淮於九門斬仇
儒禽淮詔以儒肉食淮傳送京師繫之於市夷其族除肥

兗州刺史姚平之寇平陽道武徵肥與毗陵王順等為前鋒平返保柴壁帝進攻屠之遣肥還鎮兗州撫慰河南威信著於淮泗善策謀勇冠諸將前後征討未嘗失敗故每有大難令肥當之南平中原西摧羌寇肥功居多賞賜千計後降爵監田侯卒諡曰武陪葬金陵子翰襲爵翰少有父風道武時以善騎射為獵郎明元之在外翰與元磨渾等潛謀奉迎明元即位與磨渾等拾遺左右以功累遷平南將軍率眾鎮北境威名甚著太武即位封平陽王蠕蠕大檀之人寇雲中大武親征之遣翰與東平公娥清出長川討大檀大檀北遁追擊剋獲而還遷司徒從襲赫連昌破之翰清正嚴明喜撫將士薨太武為之流涕親臨其喪喪禮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諡曰威陪葬金陵子成襲爵降為公位南部尚書卒陪葬金陵翰弟陵位駕部尚書性寬厚好學愛士封吳郡公贈吳郡王諡恭陪葬金陵

論曰昭成之末眾叛親離長孫嵩寬厚沈毅任重王室歷事累世邈為元老生則宗臣歿祀清廟美矣儉器識明允智謀通贍堂堂焉有公輔之望譽譽焉有王臣之節而處朝廷之曰少在方岳之曰多何哉平識具該通出內流譽取諸開物成務蓋亦有隨之攘搆也道生恭慎廉約兼著威名見知明主聲入歌奏二公並列暉炫朝野明祉世祿

榮被後昆雖漢世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
此重光子彥勇烈絕倫紹遠樂聲特妙熾乃早稱英俊覽
乃獨擅雄辯不然則何以竝統師旅俱司禮閣鍾鼎不墜
且公且侯晟體資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
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拜惠
流邊朔功光王府保茲世祿不亦宜乎肥結髮內侍雄武
自立軍鋒所指罔不棄散關張萬人敵未足多也翰有父
風不殞先構臨喪加禮抑有由哉

列傳第十

北史二十二

周之昂 孫粹然 校正

列傳第十一

北史二十三

于栗磾

孫勁

寔子嶺

六世孫謹

謹子寔

翼子璽

翼弟義

義子宣道

宣敏

于栗磾

于栗磾代人也少習武藝材力過人能左右馳射登國中

拜冠軍將軍假新安子與寧朔將軍公孫蘭潛自太原從

韓信故道開井陘關路襲慕容寶於中山道武後至見道

路修理大悅即賜其名馬及趙魏平帝置酒高會謂栗磾

曰卿吾之黥彭也進假新安公道武田於白登山見能將

數子顧栗磾曰能搏之乎對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

壯士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禽獲帝顧而謝之後

爲河內鎮將劉裕之伐姚泓粟磾慮北侵擾築壘河上裕
憚之遺粟磾書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稍公麾下粟磾以狀
表聞明元因之授粟磾黑稍將軍粟磾好持黑稍裕望而
異之故有其號遷豫州刺史進爵新安侯洛陽雖歷代所
都實爲邊界粟磾勞來安集甚得百姓心明元南幸盟津
謂粟磾曰河可橋乎粟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大
船構橋於野坂六軍旣濟帝深歎美之太武之征赫連昌
救粟磾與宋兵將軍周幾襲陝城長驅至三輔進爵爲公
累遷外都大官平刑折獄甚有聲稱卒贈太尉粟磾自少
摠戎迄於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加以謙虛下士刑罰

祖
子烈勝乃

不濫太武甚悼惜之子洛拔有次空谷善應對拜侍衛中散
太武甚加愛寵因賜名焉轉監御曹令景穆在東宮厚加
禮遇洛拔怕畏避屏退不敢逆自結納頃之龍衣爵後爲侍
中尚書令百寮憚之卒官洛拔有六子長子烈善射少言
有不可犯之色少拜羽林中郎累遷侍中殿中尚書子時
孝文幼冲文明太后稱制烈與元丕陸叡李冲等各賜金
策許以有罪不死進爵洛陽侯轉衛尉卿及遷都洛陽人
情戀本多有異議帝以問烈曰陛下聖略深遠非愚管所
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中半耳帝曰卿不唱異同
朕深感不言之益敕鎮代留臺庶政一相參委車駕幸代

執烈手曰宗廟至重翼衛不輕卿當祇奉靈駕時遷洛
烈與高陽王雍奉神主於洛陽遷光祿卿十九年大選百
僚烈子登引例求進列表引已素無教訓請乞黜落帝曰
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辦此乃引見登詔曰朕今創禮
新邑明揚天下卿父乃行謙讓之表而有直士之風故進
卿爲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封聊城縣子及穆
泰陸叡謀反舊曰京帝幸代泰等伏法賜列及李冲璽書述
叙金策之意時代鄉舊族同惡者多唯烈一宗無所染豫
帝益器重之歎曰元儼決斷威恩深自不惡然盡忠猛決
不如烈也爾曰烈在代都必即斬其五三元首烈之節槩
不謝金曰禪詔除領軍將軍以本官從征荆沔加鼓吹一
部二十二年齊將陳顯達入寇馬圈帝與疾討之執烈手
以京邑爲託帝崩於行宮彭城王勰祕諱而返稱詔召宣
武會駕魯陽以烈留守之重密報凶問烈處分行留神守
無變宣武即位寵任如前咸陽王禧爲宰輔權重當時曾
遣家僮傳言於烈求舊羽林武賁執仗出入烈不許禧遣
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
荅曰向亦不道王非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若
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也禧惡烈剛
直出之爲恒州刺史烈不願蕃授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志

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逼老夫乃至於此遂以疾辭宣武以
禧等專擅潛謀廢之景明二年正月初祭三公致齋於廟
帝夜召烈子忠謂曰卿父明可早入及明烈至詔曰諸父
慢怠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曰老臣歷奉累朝
願以幹勇賜識今日之事所不敢辭乃將直閣以下六十
餘人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帝前
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為領軍進爵為侯自是長直禁中
機密大事皆所參焉咸陽王禧之謀反宣武從禽於野左
右分散倉卒之際莫知其計乃敕烈子忠馳覘虛實烈時
留學已處分有備因忠奏曰臣雖巧邁心力猶可禧等猖

子忠剛烈願
有父風但卷
小不堪重任

狂不足為慮願緩蹕徐還以安物望帝甚以為慰車駕遂
宮禧已逃詔烈追執之順后既立以世父之重彌見優禮
及卒宣武舉哀於朝堂給東園第一祕器贈太尉封鉅鹿
郡公子祚襲祚弟忠字忠賢本字子年弱冠拜侍御中散
文明太后臨朝刑政頗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譴得罪忠朴
直少言終無過誤太和中授武騎侍郎因賜名登累遷左
中郎將領直寢元禧之亂車駕在外變起倉卒忠曰臣父
為領軍計必無所慮帝遣忠馳觀之列嚴備果如所量忠
還宣武撫其背曰卿差彊人意先帝賜卿名登誠為美稱
朕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既表貞固之誠亦以名實相副也

以父憂去職徙為司空長史時太傅錄尚書北海王詳親
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忠於詳前謂
遇曰殷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
也遇既不寧詳亦慙謝以平元禧功封魏郡公及遷散騎
常侍兼武衛將軍每以鯁氣正辭為北海所忿面責忠曰
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自有定
分若應死王手避亦不免不爾王不能殺詳因忠表讓之
際密勸帝以忠為別卿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正始
二年詔忠以本官使持節兼侍中為西道大使刺史鎮襄
賊罪顯暴者以狀聞守令以下便行決斷與尚書李崇公
使二道忠劾并州刺史高聰贓罪二百餘條論以太監論
華州刺史遭繼母憂不行服闋再遷衛尉卿河南邑中正
忠與吏部尚書元暉度支尚書元匡河南尹元萇等推定
代方姓族高肇忌其為人乃言於宣武稱中山要鎮作捍
須才乃出忠為定州刺史既而帝悔復授衛尉卿領左衛
將軍恒州大中正密遣使詣忠慰勉之延昌初除都官尚
書領左衛中正如故又加散騎常侍嘗因侍宴賜之劔杖
舉酒屬忠曰卿世執貞節故恒以禁衛相委晉以卿行忠
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所御劔杖相錫循名取義
意在不輕出入恒以自防也遷侍中領軍將軍忠辭無學

識宣武曰學識有文章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負於上及帝崩夜中與侍中崔光遣右衛將軍侯剛迎明帝於東宮而即位忠與門下議以帝沖年未親機政太尉高陽王雍屬尊望重宜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爲尚書令摠攝百揆奏中宮請即敕授御史中尉王顯欲逞姦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蓮等厲色不聽寢門下之奏孫蓮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顯與高猛爲侍中忠即殿中收顯殺之忠旣居門下文摠禁衛遂執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孝文以用不足百官祿四分減一忠旣擅朝欲以惠遷自固乃悉復所減之祿職人進位一級舊制百姓絹布一匹之外各輸綿麻八兩忠悉以與之乃白高陽王雍自云宣武本許優轉雍憚忠威權便順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自謂新故之際有安社稷功諷百寮令加己賞太尉雍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難違其意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加封邑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忠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祚有師傅舊恩植擁地入國忠竝矯詔殺之朝野憤忿無不切齒王公以下畏之累跡又欲殺高陽王雍侍中崔光固執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還第自此詔命生殺皆出於

忠既尊靈太后爲皇太后居崇訓宮忠爲儀同三司尚書
令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故靈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
崇訓衛尉止爲儀同尚書令侍中忠爲令旬餘靈太后引
門下侍官問忠在端右聲聽咸曰不稱厥任乃出爲冀州
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忠擅殺樞納輒廢宰輔朝野駭心
遠近怪愕功過相除悉不合賞請悉追奪靈太后從之熙
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奏忠以鴻勳盛德受遇累朝幸國
大災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冤於既往宰輔黜辱
於明世又自矯旨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
此意便欲無上自處既事在因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

人令史二人就州行決靈太后令以忠事經肆青遂不追
罪又詔以忠歷任禁要誠節皎然賜爵靈壽縣公初宣武
崩後高太后將害靈太后劉騰以告庾剛剛以告忠忠請
計於崔光光曰宜置胡嬪於別所嚴兵守衛忠從之具以
此意啓靈太后太后意乃安故太后深德騰等四人並有
寵授忠以毀之者多懼不免禍願還京欲自營救靈太后
不許一年四月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將軍如故神龜元
年二月復儀同三司疾未拜見裴郭爲祟自知必死先表
養二弟第二子司徒掾永超爲子乞以爲嫡靈太后許之
薨贈司空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議安謚法剛強理直曰

武恬威肆行曰醜宜謚武醜公太常卿元脩義議忠盡心
奉上翦除凶逆依謚法除僞寧貞曰武夙夜恭事曰敬宜
謚武敬公一卿不同靈太后令依正卿議忠性多阻忌不
交勝已唯與直閣將軍章初瓌千牛備身楊保元為斷金
之交李世哲求寵於忠私以金帛貨初瓌保元二人談之
遂被賞愛引為腹心忠擅權昧進為崇訓之由皆世哲計
也忠弟景字百年忠薨後為武衛將軍謀廢元義黜為
懷荒鎮將及蠕蠕主阿邦瓌叛鎮人請糧景不給鎮人遂
執縛景及其妻拘守別室比日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
故絳旗襖毀辱如此月餘乃奴之烈弟果嚴毅直亮有父

兄風歷朔華并恒四州刺史

勁字鍾葵頗有武略位沃野鎮將賜爵富昌子宣武納其
女為后封勁太原郡公妻劉氏為章武郡君後為征北將
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諡曰恭莊公自栗磳至勁累世貴
盛一皇后四贈公二領軍二尚書今三開國公勁雖以后
父但以順后早崩竟不居公輔

子暉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刺史暉善
事人為介休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儒歷侍中河南尹後
兼尚書僕射東南道行臺與齊神武討平羊侃於兗州元
顥入洛害之勁弟天恩位內行長遼西太守贈平東將軍

燕州刺史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仁生子安定平原郡太守高平郡都將安定子子提隴西郡守茂平縣伯周保定二年以子謹著勲追贈大保健平郡公

思敬一時之傑

何于氏之多才也

謹字思敬小名巨引沈深有識量略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未有仕進志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材也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境引蠕蠕為援大行臺元纂討之夙聞謹名辟為鎧曹參軍事從軍北伐蠕蠕逃塞纂令謹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眾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勒數千騎奄至謹以眾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叢薄間

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眾賊望見雖疑有伏恃眾不以為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騮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爭逐之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為長流參軍特相禮接使其世子佛陀拜焉遂與廣陽破賊主斛律野穀祿等謹請馳往喻之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竝款附相率南遷廣陽與謹至析郭嶺迎接之謹曰拔陵兵眾不少聞也列河等款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則難與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餽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

巨引周書作巨

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也列
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大敗悉破收也列河之
衆孝昌元年又隨廣陽王征鮮于脩禮軍次白斗牛邏會
章武王爲脩禮所害遂停軍中山侍中元晏宣言於靈太
后曰廣陽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爲
其謀主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詔於尚書省門外立榜募
獲謹者許以重賞謹聞之請詣闕披露腹心廣陽許之謹
到榜下曰吾知此人衆共詰之謹曰我即是也有司以
靈后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款兼陳停軍之狀靈后
捨之後從尔朱天光與齊神武戰於韓陵山天光敗謹

遂入關周文帝臨夏州以謹爲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長史
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涼謹言於周文曰關中秦漢舊
都古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
在洛逼迫羣兇請都關右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千載一
時也周文大悅會有敕追謹爲關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
中策魏帝西遷仍從周文征潼關破回洛城授北雍州刺
史進爵藍田縣公大統三年大軍東伐爲前鋒進拔弘農
禽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神武至沙苑謹力戰進爵常山
郡公又從戰河橋拜大丞相府長史兼大行臺尚書再遷
太子太保芒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麾下僞降立於路左

有志肝心
有義胆

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謹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
又收兵於後奮擊神武軍亂以此大軍得全十二年拜尚
書左僕射領司農卿及庚景款附請兵爲援謹諫以爲景
情難測周文不聽尋兼大行臺尚書大丞相長史率兵鎮
潼關加授華州刺史賜鉅邑一畝珪瓚副焉俄拜司空恭
帝元年除雍州刺史初梁元帝於江陵嗣位密與齊交通
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詒時爲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
其兄譽遂結隙據襄陽來附乃命謹出討周文餞於青泥
谷長孫儉曰爲蕭繹計將如何謹曰曜兵漢沔席卷度江
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以待援至是
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裁繹出何
策謹曰必用下儉曰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絲歷數紀
屬中原有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
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人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既
惡遷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謹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
楊忠等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豎木柵於外城廣輪六
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
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山降尋殺之虜其男女十
餘萬人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
烏銅蟠螭趺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輿輦去物以獻軍

無私焉立蕭管為梁主振旅而旋周文親至其第宴語極
歡賞謹奴婢一千口及梁寶物并金石絲竹樂一部別封
新野郡公謹固辭不許又令司樂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
使工人歌之謹自以久當權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
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周文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
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寇及周文崩孝
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羣公各圖執
政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凡蒙丞相殊眷今日必以死
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
室傾危丞相志存匡救今上天降禍奄棄百寮嗣子雖幼
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大事理須歸之辭色
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護何敢有辭謹既周文等
夷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
便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拜衆議始定孝閔踐阼
進封燕國公邑万户遷太傅太宗伯與李弼侯莫陳崇等
參議朝政及賀蘭祥討吐谷渾明帝令謹遙統其軍授以
方略保定二年謹以年老乞骸骨優詔不許三年以謹為
三老固辭又不許賜延年杖武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
門皇帝迎拜屏間三老荅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
太師晉公護升階設席施几三老升席南面馮几而坐師

道自居。大司寇楚國公寧升階。正鳥皇帝升立於斧扆之
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帝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
帝又親跪授爵。以醕有司撤訖。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
起立於席。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術之
要。公其誨之。三老荅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自古
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
曰。爲國之本在乎忠信。古人去兵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
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爲國之道。必須有法。
法者國之綱紀。不可不正。所正者。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
罪必罰。則爲善者日益。爲惡者正。若有功不賞。有罪不

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又曰。言行者立
身之基。言出行隨。誠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
之。三老各拜禮成而出。及晉公護東伐。謹時有病。護以其
宿將舊臣。猶請與同行。詢訪戎略。軍還。賜鍾磬一部。天和
二年。又賜安車一乘。尋授雍州牧。三年。薨。年七十六。武帝
親臨詔。譙王儉監護喪事。賜繒千段。粟麥千斛。贈本官。加
使持節。太師。雍。恒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諡曰文。及
葬。王公以下咸送郊外。配享於文帝廟庭。謹有智謀。善於
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挹。每朝參往來。不過從兩三騎。而
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謹決。謹亦竭其智能。故功臣

中特見委信始終若一人無間言每誠諸子務存靜退加以年齒遐大禮遇隆重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莫比子寔嗣

寔字賓實少和厚以軍功封萬年縣子大統十四年累遷尚書是歲周文帝與魏太子西巡寔時從行周文刻石隴山上錄功臣名位以次鵠勒預以寔為開府儀同三司至十五年方授之尋除渭州刺史特給鼓吹一部進爵為公魏恭帝二年羌東念姐率部落反西連吐谷渾大將軍豆盧寧討之踰時不克又令寔往遂破之周文手書問賜奴婢一百口馬百匹孝閔帝踐阼授戶部中大夫進爵延壽郡公天和二年延州蒲川賊郝三郎反攻丹州遣寔討平之仍除延州刺史五年襲燕國公進位柱國以罪免尋復本官除涼州總管大象二年加上柱國拜大左輔隋開皇元年薨贈司空諡曰安子顓

顓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鬚眉周大象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女妻之以父勳賜爵新野郡公歷左右宮伯郢州刺史大象中以水軍總管從韋孝寬經略淮南尉遲迴之反時總管趙文表與顓素不協顓將圖之因卧閣內詐疾文表獨至顓殺之因言文表與迴通謀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隋文帝以迴未平慮顓復生邊患因宥免之即拜吳州總管

以頻敗陳師賜綵數百段及隋受禪文表弟詣闕稱兄無
罪上令按其事大傅竇熾等議顓當死上以其門著勳績
持原之貶為開府後龍襄爵燕國公尋拜澤州刺史免卒于
家子世虔顓弟仲文

仲文字次武少聰敏髫鬣就學耽習不倦父寔異之曰此
兒必興吾宗九歲嘗於雲陽宮見周文帝問曰聞兒好讀
書書有何事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周文甚嗟嘆之後
就博士李詳受周易三禮略通大義及長個儻有大志氣
調英拔起家為趙王屬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
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決益州長史韓伯隽白于安

固少年聰察司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驅
牛羣至乃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羣中又使人微傷其牛
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訶詰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
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
郡窮之遂竟其獄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子公不避彊禦
有次武徵為御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以勳授儀同三司
宣帝時為東郡太守及尉遲迥作亂使誘仲文仲文拒之
迥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以功授開府迥
又遣其將宇文胄度石濟宇文威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
復攻仲文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眾應迥仲文自度不

能支棄妻子潰圍而遁達于京師迴屠其二子一女隋文帝引入卧内為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黃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給鼓吹馳傳詣洛陽發兵討迴將檀讓時韋孝寬拒迴於永橋仲文詣之有所計議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心因謂仲文曰尉遲迴誠不足平正恐事寧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謂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仲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非常人也忻曰三善何如仲文曰有陳萬敵新從賊中來丞相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謙緣此別求他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

訪以虧大體此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潛泣此有仁心三也忻自是遂安仲文軍至汴州東頻破迴將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孝寬棄城走初仲文在蓼堤諸將皆曰軍自遠來疲弊不可決戰仲文令趣食列陳旣而破賊諸將問其故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同房勁檀讓以餘眾屯成武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饗士仲文選騎襲之遂拔成武迴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作毗羅使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

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將士金鄉人謂為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為建迴旗幟善淨以為檀讓至出城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勸屠之仲文曰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皆絕矣眾皆稱善於是毗羅侍眾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設伏兵發俱拽柴鼓譟毗羅軍潰皆投洙水死水為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匿滎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朝京師文帝引入卧内宴享極歡賜雜綵千段妓女十人拜柱國屬文帝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大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曩者尉迴逆亂所在景

後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宜膽枕戈誓以必死迴時購臣

位六將軍品萬戶臣不顧妻子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膽馳赴闕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兗寇狼顧鳴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梁郡破檀讓於蓼堤平曹州復東郡安成武定永昌解亳州圍破徐州賊席毗羅十萬之眾一戰立崩河南螳聚之徒應時戡定當羣兇問鼎之際生靈之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揔馭燕趙南隣羣寇北掃旄頭內安外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為隣武遏蠻陬鎮綏蜀道臣兄顓作牧淮南坐劄勅

嚴乘機勦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州叛換三蜀臣第三
叔義定服廟庭恭行天罰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
或銜命危難或侍衛鈞陳合門誠款異有可明伏願垂泣
幸之恩降雲雨之施則寒灰更然枯骨還肉上覽表并翼
釋之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州摠管以擊胡出服遠鎮
遇虜破之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物摠管辛明瑾元滂賀蘭
悉呂楚段諧等二萬人出盛樂道趣郝頡山至護軍州北
虜遇可汗見仲文軍容整肅不戰而退仲文踰山追之
遂還上以尚書省文簿繁雜吏多姦詐令仲文勘錄省中
案所發摠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上每憂轉運不給

仲文請決渭水開漕渠上然之使有文物其事及伐陳之
役拜行軍物管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仲文復以行軍物管
討之時三軍乏食米粟踊賢仲文私糶軍糧坐除名明年
復官爵率兵屯馬邑以備胡晉王廣以仲文有將領才每
常屬意至是奏之乃令督晉王軍府事後突厥犯塞晉王
為元帥使仲文將前軍大破賊而還煬帝即位遷左翊衛
大將軍參掌文武選事從帝討吐谷渾進位光祿大夫甚
見親重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拍樂浪道次烏骨城仲文簡
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眾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
重仲文回擊大破之至鴨渌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

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禽之至是
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
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給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
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度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
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筭窮地理戰勝功旣高知足願
云止仲文荅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遁時宇文述以糧盡欲
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
將軍杖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
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
之爲將也見天子軍容不變此決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
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聽
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
水宇文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
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擊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方
出之卒於家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二十卷略覽三十
卷有子九人欽明最知名

寔弟翼字文若美風儀有讓度年十一尚文帝女平原公
主拜負外散騎常侍封安平縣公大統十六年進爵郡公
加大都督領文帝帳下左右禁中宿衛遷武衛將軍謹平
江陵所賜得軍實分給諸子翼一無所取唯簡賞口內名

望子弟有士風者別待遇之文帝聞之賜奴婢二百口翼
固辭不受尋授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官建除左
宮伯孝閔帝踐阼出爲渭州刺史翼兄寔先莅此州頗有
惠政翼又推誠布信事存寬簡夷夏感悅比之大小馮君
焉時吐谷渾入寇河右涼鄯河三州咸被攻圍使必告急
秦州都督遣翼赴援不從寮屬咸以爲言翼曰攻取之術
非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鈔掠邊牧耳安能頓兵城下
以事攻圍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以往非無所及翼
之已了幸勿復言數日問至果如翼所策賀蘭祥討吐
渾翼率州兵先鋒深入以功增邑尋徵拜右宮伯明帝
愛文史立麟趾學在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皆聽預焉乃
至蕭撝王褒等與卑鄙之徒同爲學士翼言於帝曰撝梁
之宗子褒梁之公卿今與趨走同躋恐非尚賢貴爵之義
帝納之詔翼定其班次於是有等差矣明帝崩翼與晉公
護同受遺詔立武帝保定元年徙軍司馬三年改封常山
郡公天和初遷司會中大夫三年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
厥武帝行親迎之禮命翼勅司儀制狄人雖蹲踞無節然
咸憚翼之禮法莫敢違犯遭父憂去職居喪過禮爲時輩
所稱尋有詔起令視事武帝又以翼有人倫之鑒皇太子
及諸王等相傳以下並委翼選置其所擢用皆民譽也時

論僉謂得人遷大將軍勲中外宿衛兵事晉貞公護以帝委翼腹心內懷猜忌轉爲小司徒加拜柱國雖外示崇重實踈斥之及誅護帝召翼遣往河東取護子中山公訓仍代鎮蒲州翼曰冢宰無君陵上自取誅夷元惡旣除餘孽豈殄然皆陛下骨肉猶謂踈不問親陛下不使諸王而使臣異姓非直物有橫議愚臣亦所未安帝然之乃遣越王盛代翼先是與齊陳二境之備邊防雖通聘好而每歲交兵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獲武帝旣親萬機將圖東討詔邊城鎮並益儲峙加戍卒二國聞之亦增修守禦翼諫曰壇場相侵互有勝敗徒損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減兵防繼好息又敬待來者彼必喜於通和懈而無備然後出其不意一舉而山東可圖帝納之建德二年出爲安州摠管時大旱涇水絕流舊俗每逢亢旱禱白兆山祈雨帝先禁羣祀山廟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歲遂有年百姓感之聚會歌舞頌之四年武帝將東伐朝臣未有知者遣納言盧韞前後三乘駟詣翼問策翼贊成之及軍出詔翼自宛乘趣襄城旬日下齊一十九城所過秋毫無犯所部都督輒入人村即斬以徇由是百姓欣悅赴者如歸屬帝有疾班師翼亦旋鎮轉宜陽摠管以宜陽地非襟帶請移鎮於陝詔從之仍除陝州刺史摠管如舊其年大

軍復東討翼自陝入徑到洛陽齊洛州刺史獨孤承業開
門降河南九州三十鎮一時俱下襄城人庶等喜復見翼
並壘漿道左除河陽總管仍徙豫州陳將魯天念又圍光
州聞翼到汝南望風退散大象初徵拜大司徒詔翼巡長
城立亭鄣西自鴈門東至碣石創新政舊咸得其要害仍
除幽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為抄掠居人失業翼素有威武
兼明斥候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及尉遲迥據相州舉
兵以書招翼翼執其使并書送之時隋文帝執政賜翼雜
纒一千五百段并珍寶服翫等進位上柱國封任國公增
邑通前五千戶別食任城縣一千戶收其租賦翼又遣子

護通表勸進并請入朝許之隋開皇初翼入朝上降榻握
手極歡數三拜大尉或有告翼往在幽州欲同尉遲迥按
驗以無實見原三年薨於本位加贈六州諸軍事蒲州刺
史諡曰穆翼性恭儉與物無競常以滿盈自戒故能以功
名終于壘嗣

壘字伯符少有器幹仕周位職方中大夫封黎陽縣公宣
帝嗣位轉右勳曹中大夫尋領右忠義隋文帝受禪加上
大將軍進爵郡公歷汴邵二州刺史所歷並有恩惠後檢
校江陵總管邵州人張願等數十人詣闕上表請留壘上
嘉歎良久令還邵州父老相賀尋歷洛熊二州刺史亦粗

信別列
北史卷之二十一
一上
子

有惠政以疾還京師卒於家諡曰靜有子志本璽弟詮位
上儀同三司吏部下大夫常山公詮弟讓儀同三司翼弟
義

義字慈恭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大統末以父功賜爵
平昌縣伯後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踐阼遷安武太守專
崇教化不尚威刑有郡人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
太守德薄不勝所致於是以家財分與二人喻而遣去善
安等各懷耻愧移貫他州於是風化大洽進封建平郡公
明武世歷西兗瓜邵三州刺史數從征伐進位開府宣帝
即位政刑日亂義上疏諫帝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

義不利於己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曰于義謗
訕朝廷也御正大夫顏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謗訕之木
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及
王謙構逆隋文帝謀將於高顛顛言義可為元帥文帝將
任之劉昉曰梁睿任望素重不可居義下乃以睿為元帥
義為行軍總管將左軍破謙將達奚悉於開遠尋拜潼州
總管賜奴婢五百口雜絲三千段超拜上柱國歲餘以疾
免歸卒於京師贈豫州刺史諡曰剛子宣道宣敏並知名
宣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以父功賜爵城安縣
男位小承御上士隋文帝為丞相引為外兵曹及踐阼遷

內史舍人進爵爲子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歲餘起令
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兼右衛長史舍人如故後遷太子
左衛副率進位上儀同卒子志寧早知名出繼叔父宣敏
宣敏字仲達少沈密有才思年十一誦周趙王招命之賦
詩宣敏爲詩甚有幽貞之志招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起
家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隋文帝踐阼拜奉車都尉奉使
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磐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
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
后昵諂邪而踈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
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

人物殷阜西通印轅南屬荆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首
炎政失御此地便爲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安者制其
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曰角龍類膺樂
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埋須
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
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木枝但三蜀二齊古稱天險分王戚
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則巨猾息其非望
奸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
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惟
深帝省表嘉之謂高頴曰于氏世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

王秀鎮於蜀宣敏常以盛滿之誠昔賢所重母懷靜退著述志賦以見志焉未幾卒官年二十九義弟禮上將軍趙州刺史安平郡公禮弟智初爲開府以受宣帝密旨告齊王憲反遂封齊國公尋拜柱國位大司空智弟紹上開府綏州刺史華陽郡公紹弟弼上儀同平恩縣公弼弟蘭上儀同襄陽縣開國公蘭弟曠上儀同贈恒州刺史

論曰魏氏平定中原之後于栗磾有武功於三世兼以虛已下物罰不濫加斯亦諸將所稀矣洛拔任參內外以功名自終烈氣槩沈遠受任艱危之際有柱石之質殆禦侮之臣乎忠以梗朴見親乘非其據遂擅威權生殺自己苟

非女主之世何以全其門族不至誅滅抑其幸也謹資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爲大廈之棟梁擬巨川之舟楫卒以耆年碩德譽高望重禮備上庠功歌司樂而常以滿盈爲戒覆折是憂不有君子何以能國翼旣功臣之子地則姻親荷累葉之恩兼文武之寄理同休戚與存與亡加以摠戎馬之權受扞城之託智能足以衛難勢力足以勤王曾無釋位之心但務隨時之義弘名節以高貴豈所望於斯人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略自許尉迥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非一繩之罪也義運屬時來宜其力用崇基弗墜析薪克荷

盛矣

列傳第十一

北史二十三

方洽周益 周之冕 孫粹然



宋女生之世可久其世也深仁厚味養名其世之世也

